



何时拟归舟！

顾浅意 / 著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顾浅意 / 著

何时 拟归舟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何时拟归舟 / 顾浅意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6

ISBN 978-7-5399-9551-9

I. ①何… II. ①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75991号

书 名 何时拟归舟

著 者 顾浅意

责任编辑 姚 丽

策划编辑 徐 璐

封面设计 杨 平

内文设计 罗静颖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18.5

字 数 200千字

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9551-9

定 价 28.0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愿山野迷途
都有星光

风雨漂泊
都能归舟

目录

001/	第1章	意外的初遇
013/	第2章	瑶乡殇
025/	第3章	太阳
040/	第4章	遗失的录音带
053/	第5章	天上星
068/	第6章	没有选择的选择
080/	第7章	未完待续的告白
095/	第8章	就像星辰思念曦光

110/	第9章	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
123/	第10章	潘多拉之心
136/	第11章	等雾散去
151/	第12章	两难
163/	第13章	爱情是灵药，也是毒
177/	第14章	命运给出的答案
191/	第15章	世间所有的相遇，都是久别重逢
204/	第16章	得不到与被偏爱

219/	第17章	不及的梦
233/	第18章	最爱
246/	第19章	心性最狠惟世人，心性最仁是凡人
260/	第20章	日落桑梓地，何时拟归舟
274/	番外一	简和篇
281/	番外二	闺密篇
284/	番外三	桑葚夫妇篇
288/	后记	愿风雨漂泊都能归舟

^ 第 1 章 ^

意外的初遇

她一点都没有刚刚在河边时
那害怕的样子，

走在摄像师的前面

像个冲锋陷阵的战士，

面对镜头时

铿锵有力、掷地有声。

会议室的大屏幕上，一位女记者正在演播室进行人物专访。镜头侧对着她，可见她黑发齐颈，发尾处微向内卷，耳垂上戴着小小的珍珠耳钉。

她对面坐着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，正口若悬河地夸耀自己做了多少公益，献了多少爱心。

笔尖尖锐地划过记录本，“刺啦”一声。女记者终于听不下去，抬起头来轻轻抹了一把脸上的唾沫星子，眼神也从开始的忍耐变得冷厉起来：“王总，你说你们公司每年都会捐助三百万用于西部荒漠化治理，可为什么绿色环保组织称他们并未收到款项？”

她还不解气，冷笑一声：“王总，你不会是在给公众开空头支票，沽名钓誉吧？”

屏幕上的画面就此戛然而止，陆西宁将按下暂停键的遥控器扔在会议桌上，撑着双臂望着坐在椅子上的女人，言辞犀利：“妄自评断，冷语嘲讽，这就是你作为一个记者的素质？”

桑梓抬起头来，稀疏的空气刘海堪堪遮住眉毛，唇红齿白。她凌厉地看着俯视自己的陆西宁，丝毫不惧怕：“陆主编，请问我说的哪句话有错？”

陆西宁收回手，直起身体，回避她的反问：“桑梓，你这一行这么久了，怎么还不懂得收敛自己的脾气？方恒不是什么小企业，王建恒也不是什么好惹的小老板，你知道你逞一时的口舌之快，需要我们做多少工作去补救吗？”

桑梓漫不经心道：“陆主编，麻烦你收起那一套谬论。另外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将我调回环境部，我已经厌烦了每天待在演播室里做笑面虎。”

陆西宁见她这般态度，更加气恼：“你要不去亲自给王总道歉，别说待在演播室里做人物专访，以后想进这栋楼都没指望。”

他摔门离去，留给桑梓一个狠绝的背影。

门外偷听的同事们早被吓得如惊弓之鸟，看着陆主编彻底走远后，才敢进来会议室打听情况。

徐婕是环境部的老员工，看着不动声色收拾桌面的桑梓道：“桑小姐，也只有你敢将我们陆大主编气得头顶上跟着了火似的，牛！”

化妆组小琳刚来，头一次见这场面，担忧道：“桑姐，我看你还是跟陆主编求求情吧，不然怕是工作都保不住。”

大家都知道陆西宁雷厉风行的性格，纷纷劝着桑梓。徐婕也变得严肃起来，搭着桑梓的肩道：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桑梓将手中的文件竖着往桌上一放，对她苦笑道：“道歉就道歉呗，这年头失业率这么高，我不敢跟自己的饭碗过不去。”

桑梓辗转到第三个工厂时，再一次被告知王建恒刚刚离开。她终于意识到自己被耍了，暴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。

手机那头刚接起，她便劈头盖脸道：“王总，我知道您日理万机，不会无聊白痴到耍着我玩。请问您下个行程是在东郊还是西郊，我好提前去给您候着。”

那头是他的助理，语气很不礼貌：“桑记者，你说得没错，我们就是要着你玩。你要不愿意，大可回自己的办公室吹冷气，没人勉强。”

“你……”桑梓差点被他气到失去理智，望了望头顶上毒辣的太阳，心想谁不想坐在办公室吹冷气呀。她听到那头似乎有个女声，急中生智，“你让那个姓李的女秘书接电话。”

男助理愣了一下，还是将电话交给了秘书。桑梓忍住笑道：“你好，李小姐，我约了你们王总，但他的助理却让我回去。你说我回去倒无所谓，要是闲下来突然想起什么，比如那天去采访时看到的那些事，就保证不了自己在镜头面前不乱说话了。”

女秘书知道自己被威胁了，对着身边的王总报告了几句后，咬牙切齿地回复说：“桑记者，我们现在在龙华区的仓库巡视，还剩十五分钟。”

桑梓开心道：“行，我马上过来。”

仓库里不见人影，桑梓冲里面喊了几句还是无人回应。她心里窝火，拿起电话打给陆西宁：“你还是炒了我吧。”那头的陆西宁听着忙音，一头雾水。

桑梓刚挂断电话便听到右侧房间内有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她以为是看守仓库的工作人员，于是闯了进去。刚想问他们王总人在哪，便撞见一个男人正背对着自己换衣服。

那个男人裸着背回头看了她一眼，然后继续淡定地换衣服。

桑梓蒙了一瞬后，想起那天采访时撞见王建恒和女秘书在办公室厮混的一幕，立刻将眼前这个男人与没礼貌的助理对上号，心里暗讽一声。

“小姐，看够了吗？”

不知何时，那男人已经站在了桑梓面前。他戴着一副无框眼镜，穿了一件浅蓝色的衬衫，袖子挽到小臂处，一手拿着公文包，一手抓着一件白色的工作服。

桑梓见他眉目俊朗，行为却如此齷齪，更加不齿：“果然上梁不正下梁歪。”

那人皱了皱眉，刚想说什么便被桑梓扬手打断：“我不想跟你这种没礼貌又无耻的人多说，请你转告你们老板，这歉我也不打算道了，你们爱咋咋地。”桑梓刚想离去，又忍不住转身给他一个忠告，“作为一个过来人，给你提个建议，以后做这种事，还是去酒店比较好，男人别舍不得花钱。”

那男人几次想说话都被打断，这回终于在桑梓转身前抓住机会：“过来人？你经常跟男人去酒店？”

桑梓作为一个记者，当然知道有些话要打肿脸充胖子才有威慑力，可没想到，她今天也遇到了对手。而且对手用一种问你“吃饭了吗”的语气问出这种问题。

桑梓一肚子火正愁没处发泄，正式跟他杠上：“没想到你不仅没礼貌、无耻，还智商低。你哪只耳朵听见我说跟男人去酒店！”

他继续无辜地看着她：“不是你说要去酒店吗？”

桑梓满脸通红，忍住一掌拍死他的冲动。这时，门外忽然传来一声巨响，他们对视一眼，不约而同地朝外面走去。

地上一地碎玻璃，一个怒气冲天的中年男人正拿着刀对着穿着工厂制服的工作人员，喊道：“快把王建恒叫过来，快点。”

工作人员害怕又无奈：“王总……他已经走了。”见桑梓他们走出来，如见救星般地说，“时教授，救救我。”

桑梓见工作人员是对着自己身边的男人说话，不禁望了望他，只见他一脸严肃地看着那个发怒的男人：“冷静一点，有话好好说。”

那男人含混不清地继续说：“王建恒那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他的工厂都是没有良心的黑厂子，排放毒气，害得我老婆死得不明不白，我一定要他偿命。”

桑梓听到“黑厂子”“毒气”两个词，急急上前两步，问道：“什么毒气？你说清楚一点。”

那男人却突然睁大眼睛，一把拉过她将刀横在她脖子上：“我见过你和王建恒走在一起，快，给他打电话。”

桑梓心里“咯噔”了一下，无奈道：“师傅，你误会了，我跟他不熟。”

男人死死地抓住她的手腕：“别废话，如果今天王建恒不来，大不了我们同归于尽。”

桑梓如哑巴吃黄连，说不出的苦：“师傅，你相信我，我是个记者。”她指着眉头深皱的“助理”：“他是王建恒的助理，不信你问他。”

“助理”却淡定如初：“我不是他的助理。”

桑梓狠狠地回了对面那人一眼，心里默默地在“智商低”的后面加上“小心眼”三个字。身后的人紧了紧手上的刀，桑梓只觉得脖子上凉凉的。

“小心眼”扫了她的脖子一眼，缓缓地将眼镜拿下来捏在手里，一改斯文模样，眼睛里多了一丝深邃。只听他说：“我是时简生，S大化学系教授，受环境科学院委派来检测方恒的危化品及排污状况，你有任何情况可以向我反映，或者我来当你的人质，我保证我比起你手里那个……”他上下打量了桑梓一番，似乎在寻找什么词来形容她，“那个低智商的女人，更有谈判的分量。”

桑梓杏目圆睁，怒视着他。他淡淡地扫她一眼，然后从工作服口袋里拿出证件：“这是我的工作证，盖了环科院的章。”

桑梓从前一直在环境部，对环科院也不陌生，但她从来没见过他。见他工作证上还印着她从未见过的“特级检测员”，更是怀疑。

可身后的男人似乎有些相信了，他松了口：“你……真的是教授？”

时简生点点头，不动声色地向前走了几步：“没错，你说方恒的厂子有问题，如果得到我的检测证实，我可以将它写成报告交给环科院和相关部门，还有……”他看了桑梓一眼，“她确实是记者，我看过她的新闻。”

桑梓怒视着他，内心大吼：知道还不早说！

时简生忽视她脸上丰富的表情变化，继续道：“你先放了她，我们才能帮你。”

在那男人迟疑的瞬间，时简生动作敏捷地拉过桑梓，并且准确地避开了刀锋。桑梓还在状况外时，她人已经到了时简生的身边。旁边的两个工作人员也反应迅速地将那男人制服。

时简生拿出一块干净的格子方巾递给桑梓：“没事吧？”

桑梓愣愣地接过，按住脖子上的伤口。虽然十分不情愿，但还是说了句：“谢谢。”

时简生让工作人员放了那个男人，说交给他处理，桑梓不愿意放过新闻调查的机会，也要跟着他们。时简生边拨120边说：“我觉得你还是先去医院比较好。”

桑梓看着他扬长而去的车子，愤愤道：“有什么了不起，我自己查。”她拨通了徐婕的电话，让她帮忙收集资料。徐婕在那头笑道：“桑小姐，你不是辞职了吗？”

桑梓一愣，只听她道：“刚刚我们和陆主编在一起开会，你说得那么大声，我们可都听见了。”

.....

天已经完全黑了，桑梓没有去医院，直接在小诊所简单包扎后便回了电视台。在电梯里遇见陆西宁，他看到她脖子上的纱布，伸手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桑梓下意识地向后躲，冷冷地说：“没事。”

陆西宁叹了一口气：“桑梓，我知道你恨我。”

桑梓冷笑了一声：“陆主编，你说笑了。你现在是台长的准女婿，台里上下巴结你还来不及，我怎么会对你有意见。”

陆西宁凝视了她几秒，突然笑了起来。桑梓被他笑得莫名其妙，心里极不舒服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陆西宁望着她：“桑梓，你是不是吃醋了？”

“吃你个大头鬼。”桑梓急了，“陆西宁，一直以来是你在针对我。我在环境部做得好好的，可你一上任就把我调去做人物专访。你心里清楚，我根本不喜欢待在演播厅。”

陆西宁皱眉：“我是为你的前途着想，难道你想一直在外面风吹日晒，做个出不了头的小记者？”

“记者怎么了，你能忘了自己的初心，攀龙附凤往上爬，可我不会。”电梯到了十五层，桑梓提前下了电梯，背着他留下一句，“我不是恨你，而是对你很失望。”

桑梓来到环境部找徐婕，徐婕见她脖子上挂了彩，关心地说：“桑小姐，你跟人打架了？”

桑梓翻个白眼：“你以为我的专职是打架？”

徐婕笑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？”

桑梓忍住不打她，坐在她的电脑前面，进入她专门的文件夹找资料：“怎么样，方恒是不是有问题？”

徐婕打着哈欠，含混不清地说：“你自己看吧。”然后拿起包，准备下班，“为了你，我额外加班，下次记得请我吃饭。”

半个小时后，徐婕打来电话：“桑小姐，你知道我刚回来的时候在楼下看到什么了吗？”

桑梓专注地浏览着电脑上的资料，敷衍着：“见鬼了？”

徐婕“呸”了两声：“我看到陆主编和他未婚妻在吵架！我实在忍不住了，你就跟我八卦八卦呗。”

桑梓顿了一下：“他们吵架你问我！你是脑子没带回家吗？”

“你和陆主编认识这么久，又是同一个学校出来的师兄妹，不问你问谁。”徐婕谄笑道，“你肯定知道咱们主编男神的情感之路，透露透露呗。”

桑梓突然看到资料上有一个被人忽视的报道，曾有记者报道过东郊某工厂肆意排放废气，附近村民抵制过一阵后突然平静，事情最后不了了之。

桑梓见工厂的地址似乎就是今天白跑的那个地方，于是匆匆挂了徐婕的电话：“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工作。”

桑梓凌晨时在办公室里稍微趴了一会，简单洗漱后便去找了陆西宁。她提出要回环境部调查方恒，陆西宁不同意，桑梓直接将书面申请递给了他，然后转身离开。

桑梓独自去了东郊，来到那个没有什么人的工厂，她采访了附近的村民，但他们都说自己刚刚搬过来，不清楚那个工厂的情况。她又找到曾经闹过事的人，但他们对此缄默不言。

桑梓孤军奋战，无法动用台里的资源，只能自己混进工厂调查。她好不容易躲过工作人员的耳目，来到最隐蔽的一个车间，刚进去就闻到一股难闻的气味，呛得忍不住咳了一声。

身后突然传来一个闷闷的声音：“不带防毒面罩就进来，你真不怕死。”

桑梓转头看到时简生，他带了面罩，遮住了半张脸，但桑梓看到那双黑亮如星般的眸子，立刻认出了他。

她刚想开口问他怎么在这，脸上立刻被戴上了一个面罩。桑梓额头上有刘海，只剩下一双水灵的眼睛露在外面，时简生看了一眼，也不回答她，继续去采集样本。

桑梓跟在他后面：“喂，你还没告诉我怎么会在这。”

时简生不理她。桑梓背对着他翻个白眼，语气却很狗腿：“时教授，你查到什么了吗？”

时简生将样本收到包里，正准备离开时突然察觉外面有人进来。他反应迅速地将桑梓拉过来躲到机器后面，两人屏气凝神，直到听见那人离开才放松下来。

桑梓笑道：“原来时大教授也是偷偷摸摸进来的。”

桑梓本想酸一酸他，没想到他却莫名其妙地把自己往怀里一拉，桑梓一下子撞上他的胸膛，有些疼，刚想生气，便听到身后传来玻璃瓶摔碎的声音。

桑梓回头一看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时简生看着她皱眉：“记者都像你这么笨？”

桑梓挣脱他，却被他紧紧箍住：“别乱动，是高浓度硫酸。还有，这个地方

随处都是毒气，别多说话。”

桑梓眨眨眼：那现在怎么办。

时简生拉着她，一路躲避工作人员成功走出工厂。

时简生在附近的一条小河边上做河水采集，他用试瓶捞了一勺，凑近鼻子闻了一闻。桑梓走近问他：“怎么样，是不是有问题？”

时简生低头瞥一眼，见她右腿被河水打湿了一块，淡定道：“这河水里面有微量的苯酚，强腐蚀性。”

桑梓吓得赶紧低头去拧裤腿，哭腔道：“你怎么不早说，现在怎么办？”

时简生将试瓶密封好，径直走回岸上，声音飘过来：“放心，浓度还没到伤害人体的程度。”

桑梓咬牙切齿地看着他。

时简生拿出电话打给环科院：“张院长，我已经做好了样本采集。”他顿了一下，继续道，“不用化验，我可以确定工厂里面燃烧了大量不合格的矿产品，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都超标。他们一般都是晚上作业，白天不会有废气排出，但车间里面都是废气，长时间待在里面会对肺部产生严重的危害。”

那边说了什么，时简生回复说：“好，我在这边等你们。”

时简生挂断电话才发现身边的桑梓正拿着笔在本子上飞快地记录着，他淡淡地扫了一眼，修长的手指在本子上点了一点：“这里写错了。”

桑梓立刻改过来，但嘴里忍不住嘟囔两句。她记录的时候还不忘给徐婕打电话：“赶紧让李维带着摄像机来东郊，这边有大新闻。”

十五分钟后，环保局的人过来对工厂进行排查，走在前面的领导跟时简生握了握手，态度很尊敬。很快，王建恒也到达现场，他慌张又狗腿的姿态一点也不像那天在演播厅里牛气冲天的样子。

李维带着摄像机也及时赶到，桑梓要求进去做现场报道，但官方却有所顾虑。关键时候还是时简生跟他们说了几句，才同意桑梓他们进去。

他们进去毒气车间，桑梓拿着话筒急着进去时被时简生拉住，他递给她一个面罩，桑梓却推回给他：“带这个怎么报道？”然后急急地走了进去。

她一点都没有刚刚在河边时那害怕的样子，走在摄像师的前面像个冲锋陷阵的战士，面对镜头时铿锵有力、掷地有声。时简生有一瞬间的恍惚。

他简单地报告了状况后便带着大群人走出这个车间。

检查后，环保局联合当地政府当场封了工厂，还向王建恒表示，他很快会收到起诉书。王建恒吓得头冒冷汗，躲着打了好几个电话。

结束了现场报道，桑梓再次去找了曾经闹事的村民，千方百计让他们说出了真相：当初工厂日夜作业，大量废气影响了他们的生活，最后他们用钱达成协议，拿到钱后的村民大多也搬出了东郊。

桑梓还找到那个伤害过自己的男人，他说，他的妻子曾在工厂工作，两个月后就查出了肺癌，他们找过老板，可王建恒的人却撇得干干净净，说不会给他们任何赔偿。

桑梓回忆起了那个车间刺鼻的气味，突然觉得很心酸。

深夜，桑梓在办公室写手记，徐婕哈欠连天地对她说：“桑小姐，你已经连续三天没回家了，再这么下去，会过劳死的。”

桑梓在键盘上敲完最后一个字，扭一扭脖子：“那算不算因公殉职？有抚恤金吧。”

徐婕心直口快：“你没父没母的，这抚恤金还不知道给谁呢。”说完才察觉自己失言，赶紧道，“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嘴贱，你打我。”

桑梓一掌拍到她的背上：“放心啦，我不是你，不矫情。”

徐婕反手摸着自己的肩膀装疼：“桑小姐，你这骂人不带脏字的功夫越发长进了。”

桑梓叹气：“别提了，最近遇到一高手，屡战屡败。”不知为何，她想起了时简生，白天手忙脚乱，最后分别时连招呼也没跟他打。

徐婕见她出神，笑道：“怎么？有艳遇？”

“艳你个大头鬼。”桑梓关了电脑，拿起包准备走，“请准时收看明天的新闻，看看我是怎么向王建恒道歉的。”

徐婕感慨：“所以说，得罪谁也别得罪咱们桑小姐。女人哪！”

桑梓回到公寓时，如歌躺在沙发上敷面膜看电视。

如歌见是三天未着家的桑梓，将面膜一扯，站在沙发上拉着她上下打量：

“桑大记者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再也不回家我就要报警了。”

桑梓瞥她一眼，拿起桌上的零食坐在沙发上，不经意往电视上一瞟，正好瞧见女主角正在偷看男主角洗澡。

桑梓批评她：“你能不能看点有营养的东西。”

如歌坐下来，兴奋道：“这是我演的电视剧。”

桑梓仔细寻找：“是哪个丫鬟？”

如歌狠狠地掐她一下：“女二号好不好，就是特坏特坏的那种，今天还有人在微博上骂我。来，我拿给你看看。”

桑梓骂她缺心眼：“变态吧你，被骂还这么高兴。”

如歌翻个白眼：“这你就不懂了吧，骂你说明你红，没人骂，才说明你没人气呢。”

桑梓起身准备去洗澡：“算了，搞不懂贵圈。”

如歌拉住她：“别走呀，我特地请了几天假，本来打算陪你好好过节，谁知道你老人家比我还忙，喏，给你买了月饼。”

桑梓这才想起来今天是中秋节，人月两团圆的日子。她忽然有点伤感。

自父亲在那场灾难中丧生，已经过去十五年了。这些年，她一直谨记着父亲对自己最后的嘱托，努力地寻找失散的四个伙伴。他们和自己一样，也失去了自己的亲人，失去了自己的家乡。

可现在，除了身边的如歌，其余三个人还是下落不明。

五个人里面就属如歌年纪最小，她忍不住轻声唤她：“小五。”

如歌一阵鸡皮疙瘩，手上的月饼差点掉在地上，她双手交叉隔开桑梓难得一回的煽情拥抱：“打住，你画风转变太快，我不习惯。”

桑梓含着泪翻个白眼，轻嗔：“没良心的家伙。快去把你的微博评论拿给我看看，让我解解气。”

如歌头发一甩，声音洪亮：“是，小的遵命。”

两人在阳台上赏月，桑梓问她：“如歌，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的事？”

如歌摇摇头：“不记得了。当时那么小，而且后来还经历过养父母一号二号三号，连他们都没什么印象了。”

桑梓想起当时找到如歌时，她只有十五岁，被自己的养父母凌虐，小小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，长期的营养不良显得身体十分瘦弱。

如歌跷着二郎腿，笑着问她：“对了，你叫我‘小五’，那另外四个是不是